

## 工巧磨砺 古雅方寸

——记滨州市火天印社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火天印社在鲁北文化名城滨州市诞生。

火天印社首任社长王善杰是金石名家苏白的得意弟子,一辈子痴情艺术,绘画、书法均具特色,篆刻尤为独到,以刀法简洁、线条硬朗、开合有力称誉业内。出于对篆刻艺术的热爱,王善杰与篆刻爱好者李亮、赵苦石、乍贤德、李庆昌、关正、陈杰、王春江等共同发起成立了火天印社。之所以命名为火天,是取《易经》大有卦象,上卦为火,下卦为天,火在天上,普照万物,顺天应时,必大有所成。

火天印社的宗旨是“研究印学,弘扬篆刻艺术”。

篆刻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瑰宝之一。篆刻是以篆法为主要内容,以石料为载体,以刀法为手段的独特的艺术,讲究分朱布白和金石情趣,既不同于书法,又不同于碑刻,艺术实现难度相

对最大。为使篆刻艺术在滨州得到发展和普及,王善杰先生发起,组织成立了火天印社。

火天印社设有印章研究部、书法研究部、美术研究部。书法研究以金文、甲骨文为主,力求追寻古文字形态变化轨迹、探求奇情妙理大要所在,促进书法创作和提高篆刻艺术修养。美术部以黄宾虹的山水、花鸟画为主要研究对象,兼顾其他现当代美术名家,研究状物、构形及各种笔墨技巧,开阔会员的绘画视野。火天印社每年最少举办三次专题研究或展览,让会员展开充分交流,切磋技艺、互相启发,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他们也注重艺术理论的研究,要求会员加强学习,深入思考之后撰写理论文章。因此,会员们每年都有论文在《中国书画报》《美术报》《中国美术报》《书法导报》《西泠艺校》等国家级刊物上发表,王善杰先生先后就有10多篇论文发表。

多年以来,火天印社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会员由最初的10多人增加到40余人,其中有工人、农民、职员、企业家,更为重要的是当年的门外汉都成为行家里手,不但讲究结体的行气、布白、揖让呼应,而且注重笔法的起止形态、刀法的轻重、疾徐,各擅所长,励精图治,或朴或拙,体态各异,或健或妍,变化有方,确有敏思蕴于胸中,巧妙发于锋刃的创作态势。特别是近几年,王善杰社长先后组织会员集体创作了《孙子兵法印谱》、《论语印谱》、《心经印谱》。会员们妍异尚奇、穷微测秘,既雕既琢、自致其妙,使作品风格多样,姿态备具,深得社会好评,尽被收藏家收藏。《道德经印谱》的创作也基本完成。

2021年9月5号,重新完成注册的火天印社召开成立大会。会上,选票产生火天印社新的理事会理事、监事、社长、副社长、秘书长。新的理事会在王善杰社长主导的大主题创作的基础上,适度做了策略调整,即开展小主题创作。小主题创作以古诗文、名人名言、箴言、警句为主要内容,体量一般要求在二十方刻印规模(特别定做的除外)以内,分工协作,共同完成。需要强调的是分工协作,因多人参与,具有风格多样化特点,或古朴,或典雅,或放逸,或奇诡,或循古人之玄妙,或极前代之工巧,百手千行,不一而足,作品展示出风格开放性的宏大气魄。因而,印社推出《陋室铭印谱》、《诸葛亮诫子书印谱》、“丰坊论书”之后,立即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而诸如“道远乎哉,触事而真;圣远乎哉,体之即神”、“不凡之子,必异其生;大德之人,必得其寿”“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等四六句式,都有着很好的市场表现。

目前,火天印社全体成员正在挖掘小主题篆刻潜力,努力寻求篆刻意义和赋予篆刻以意义,使之适应了新时期社会生活多样性特点,满足人们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化需求。相信火天印社新的篆刻作品一定会更深入地走进社会生活,也一定会更深入地走进人们的内心世界。

(长缨 马宁)



作者:李民



作者:王昕



作者:马寻途



作者:武磊

## 小白

■张建军 济南

托新冠病毒的福,在老家过了一个悠长的假期,没带换洗的衣服,又不甘心穿得脏兮兮,一阵翻箱倒柜后,找到一件放了好久的高领毛衣,穿在身上,反倒勾起一些往昔的记忆。

这衣服是十年前小白送的。小白是我众多好友中的一位。小白并不白,相反有点黑。他的黑,是古天乐那种的黑,却留着何书恒一样的发型,戴一副黑边近视镜,看上去文质彬彬,我暗中称他为大陆黑胖版古巨基,而他的真名其实叫作白广举,是个话不多又不爱笑的男人,看上去闷闷的,似乎有一肚子心思,却又不愿意对人讲。

那时,我们同在小鲁庄一家制冷设备工厂里上班,并住一个宿舍。工作上,他负责内勤,我负责电商,虽不在一个办公室,却经常走

动,慢慢就熟络起来。

他学的就是制冷专业,我常向他请教一些有关制冷剂和压缩机的问题。而他从不吝嗇,也未曾保留,往往会把自己所了解的一股脑都讲出来。打心里,我觉得这小子行,是个可交心的朋友。那时我们领着八百元的工资,并感觉生活如此美好。由于工厂只管早午餐两顿饭,所以我们常会一起去买泡面、小菜和啤酒,然后回宿舍吃晚饭侃大山。内容涉及工作,时政,电影以及一些少儿不宜。

彼时,工厂养了两条硕大的狼青看家护院。每当我提着裤子上厕所,它们都会嚣张地窜出来,汪汪宣示着主权。由于隔着护栏,我并不怕它们,兴致起时,会冲着二位做鬼脸,然后噔噔向厕所奔跑,而两位狗兄也会寻着脚步飞速跟进,并总会在护栏靠近厕所的

一侧等我出现,然后目送我入厕。

人是一种注重感情的动物,狗也是。在朝夕相处中,一种浑然天成的默契油然而生。于是,每当工厂狗吠连连时,一准是我在如厕的路上奔跑。两个月后,我就可以把手伸入护栏摩挲二位的狗脸,半年后我就可以放心把整个手臂放到狗兄的嘴中摩擦逗乐。无知者无畏,现在想想都觉得后怕。那可是正宗的两只狼青呀,若非我背着老板偷偷喂它们馒头吃,相信二位狗兄一准会把我的胳膊撕咬得血肉模糊。在一次进车间深入学习中,不小心被装载压缩机的木箱砸中了脚指头,顿时血流如注,痛不欲生。那时就见我呲着牙,搓着脚,弓着身子在原地打圈圈,疼得直吸冷气,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流了下来,然而并没有泪水。也许是疼得已经来不及流泪,总之是疼,钻心的疼,一辈子都难以忘记的疼。小白见状,慌忙跑出去找了一辆三轮车,和另外一位同事将我扶上车,然后急匆匆向卫生所赶去。包扎一番后,又把我小心地载回了宿舍。

本以为这次工伤后,老板会大发慈悲,让我休息几天,养养伤,不曾想第二天便被叫去了车间统计装车数。那时我坐在阴暗的车间

里,听着叉车及风扇聒噪的声音,内心却异常地平静,甚至开始欣赏从窗户缝隙中渗漏出的道道阳光间翻滚着的尘。此刻,我多像那两只看家护院的狗呀,没有自由,卑微如尘。甚至连吠几声的勇气都没有。那时我便萌生了去意。只有小白还在不断地安慰我。此时,他已然把我当作他的好兄弟好哥们了。只是我去意已定,再加上后来做了一个大型的冷库项目而老板答应给的奖励始终没有落实到位,更萌生了离开的想法,最终在一个秋意渐浓的时节,我提出了离职,老板象征性地挽留,而我也客气地寒暄了几句,便潇洒地转身离开,身后传来老板不满的咕哝:刚上手就要离开……离开后,很快又找了一家公司上班。小白也搬了出来,我们又住在了一起,只是没过多久,他便被派去了杭州分厂工作,临走前他给了我一件衣服,说兄弟保重,后有期,这衣服你留着,冷的时候就穿上,杭州比济南暖和,我用不着了,送给你吧,算是友谊的见证。

打那以后,我便把这衣服收了起来,很少穿。只是,以后再也没见过小白,他仿佛人间蒸发般消失了。这意味着我可能又丢失了一位挚友,一个可以交心的好兄弟。